

鲁迅作品精选丛书·鲁迅著

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

散文诗歌精选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鲁迅作品精选丛书

鲁迅散文诗歌精选集

鲁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散文诗歌精选集 / 鲁迅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10

(鲁迅作品精选丛书)

ISBN 978-7-222-10301-6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集②鲁迅诗歌—诗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2231号

责任编辑: 和晓玲 刘诚林

特邀编辑: 杨 森 曾 强

责任校对: 和晓玲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鲁迅散文诗歌精选集
作 者 鲁迅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640mm×946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印 刷 北京九天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301-6
定 价 22.8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目 录

散文篇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3
淡淡的血痕中·····	6
风筝·····	8
复仇·····	11
复仇(其二)·····	13
狗的驳诘·····	15
过客·····	16
好的故事·····	22
腊叶·····	24
立论·····	26
墓碣文·····	28
秋夜·····	30
求乞者·····	32
失掉的好地狱·····	34
死后·····	36

死火.....	40
颓败线的颤动.....	43
希望.....	46
雪.....	48
一觉.....	50
影的告别.....	53
这样的战士.....	55
野草题辞.....	57
狗·猫·鼠.....	59
阿长与山海经.....	67
《二十四孝图》.....	73
五猖会.....	79
无常.....	8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90
父亲的病.....	95
琐记.....	100
藤野先生.....	107
范爱农.....	113
《朝花夕拾》后记.....	120

诗歌篇

梦.....	131
他.....	132
好东西歌.....	134
南京民谣.....	135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136
莲蓬人.....	138

祭书神文·····	139
惜花四律·····	140
别诸弟三首·····	143
我的失恋·····	144
自题小像·····	146
替豆萁伸冤·····	147
吊卢骚·····	148
赠邬其山·····	149
惯于长夜过春时·····	150
无题·····	151
赠日本歌人·····	152
送 O. E. 君携兰归国·····	153
湘灵歌·····	154
无题二首·····	155
送增田涉君归国·····	156
答客消·····	157
无题·····	158
偶成·····	159
赠蓬子·····	160
一·二八战后作·····	161
自嘲·····	162
教授杂咏四首·····	163
无题二首·····	165
无题·····	166
所闻·····	167
二十二年元旦·····	168
赠画师·····	169
题《呐喊》·····	170
学生和玉佛·····	171

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	172
题《彷徨》	173
悼杨铨	174
题三义塔	175
赠人二首	176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77
无题	178
报载患脑炎戏作	179
秋夜有感	180
亥年残秋偶作	181

散文篇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

“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要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4日《语丝》周刊第60期

淡淡的血痕中

——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

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戮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

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

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9日《语丝》周刊第75期

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

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意。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坠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坠着,坠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线条,而我的心很重很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

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2日《语丝》周刊第12期